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集說 綱領 凡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周禮集說　　禮類一　周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周禮集說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霅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

議論云云葢友仁因宋人舊本重輯也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爲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葢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之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分條闡說極爲賅洽每官之前又各爲總論一篇所

引注疏及諸儒之説俱能擷其精粹而于王安石新經義采摘尤多葢安石三經新義雖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于前見所作周禮詳觧林之奇述之于後棐之奇學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觧亦用安石之説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别裁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説以待後人之論定較

庭椿之妄誕則畧有間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闗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禮集說原序

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芥纎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周家太平氣象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君則正謂余曰近得集說於雲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齋書傳

相類其博雅君子之爲歟名氏則未聞也一日到沈君家取而閱之如於盆盎中得古罍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拙存髙君載酒而往請焉則正樂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瀟瀟子之志固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用折楊黄莘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子之所志也於是携其書以歸是歲留於山前表伯之西榻就而筆之訓詁未詳者則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

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越明年是書成非特可以
廣其傳亦予之夙志也姑敘梗概於卷末時丙子後九
歲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序

周禮集說序

周禮集說卷首上

綱領

周禮廢興傳授

案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鄭衆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以周官為此周禮失之矣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

厲衰微已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其後復更散亂至秦大壞矣漢興高堂生傳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揚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為五傳弟子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若夫周禮其出特後者以其始皇惡之故也故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

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惠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畧然亡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此奈遭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彼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

説賈徽及子賈逵大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衆住傳其業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為解其時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解詁然猶有叅錯同事相違二鄭明理于典籍觕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徵正讀鄭玄字康成作周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以讃而下之焉然則周禮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然林孝存以周禮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八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

玄偏覽羣經故能答林碩之難作為訓注使其義得條通焉其後唐太學博士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是為注疏云

歷代官制

左傳郯子曰太皥氏（伏羲）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共工氏（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也在太皥後神農前）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炎帝氏（神農）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皥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祝鳩氏司徒者也鴡鳩氏司馬者也鳲鳩氏司空者也爽鳩氏司寇者也鶻鳩氏司事者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蔡墨曰少皡氏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

及水使重為勾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土正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上祀之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

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舜典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熈

周官　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

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
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
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
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禮總論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

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中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

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魏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旦所裁遺訣餘義可舉而行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徵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

也

唐本傳云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周禮是周公遺典

朱晦庵曰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廖德明 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 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

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萬人傑）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个草本　又曰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這如棊盤相似枰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楊道夫）

又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葉賀孫　又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初學看李方子

程氏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

周官不可不講

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

周禮是宰相之事

晦庵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逺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方可得行其志葉賀孫

周禮多説事之綱目

晦庵曰周禮中多有説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萬人傑

論行周官法度

程氏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或問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能行周官法度何也晦庵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薫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内當有西伯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何其可為也晦庵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須别有權變之道金去

偽

陳同父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以謂治至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夫子益逆知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黄帝已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益至於周公而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曲而當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

備矣人道備則足以通天下之理而周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益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奚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相維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敢亡獨何所畏而不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敢叛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底於亡也當時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

下之難以為周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其僅存者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豈知其至此極耶

成周之事其凡見於他書其目見於周禮

雜說成周之事其凡見於他書其目見於周官故秩官之書即周禮之冢宰也曲禮之書即周禮之宗伯也政司馬法即周禮之司馬也九刑誓命之書即周

官之司寇也以至考工記即司空之書也周禮舉其目而散於諸書

成周之治綱領在於六官

東萊曰治有統政有樞出天下之治者其本也運天下之政者其樞也周之盛時薄海內外為國千有七百事之接於王室者博矣而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至於千七百國之品章憲令曾不少槩見焉統端於內治成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所以守

要而百事詳也

范氏曰夫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

東萊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

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冒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

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辨周禮疑

鄭漁仲曰周禮一書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畧於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

按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作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則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曰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設政時淮夷奄巳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

豐之後作周官則周官之書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周作官爲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作周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後來求其說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隂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之書紛紛之說無所折衷于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

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理財而其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名豐而奉上也甚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三代矣使漢儒而有如是學尚或為漢儒乎惟其所見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之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為之説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葢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

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而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它經不類周禮一書有缺文單司馬與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教官無府史胥徒是也有預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

十一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爲兩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澤大裘祀上帝合民詢國遷珠槃盟諸侯之類皆是也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絶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異後世

豈無僻王皆頼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無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説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説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維之七畧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僅不置學官博士王莽五博士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嘆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

周禮之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周禮集說綱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集說卷首下

凡例

三公三孤

公孤不言職其職分亦不同

東萊曰按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如此

周禮一書自冢宰以下無不登載而公孤獨缺書者

何哉今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非不言公孤也特不言其職爾夫自冢宰而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嘿然無名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何嘗去虛空渺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主果識本原於本原上轉得

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這是三公之職道自三公出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也天地則有形燮理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益曰斯人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

公卿大夫士

王介甫曰婚義曰天子三公九卿三孤六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卿則上大夫也周禮纔書卿了無上大夫只書中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蓋非特諸侯之卿然也春秋初鄭厲公云上大夫之事見周制尚存到中間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其制皆變了自士以上皆王命也而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曰慎簡乃僚則雖以王命命之而為之長者亦得以簡之也

周禮序官屬如大宰卿一人小宰則中大夫二人宰夫則下大夫四人上士則八人中士則十有六人下士則三十有二人其數轉相倍古人做事有根幹枝葉類如此雜說

賈氏曰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陰爵以待出封為諸侯乃為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以三命以下為差不得出封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為陽爵無嫌也

府史胥徒

論府史胥徒有無多寡

註疏按宰夫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葢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周禮之内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以其掌贊書故數多也又有府無有史以其當職事

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府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胥有才智為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則十徒也皆民給徭役者按禮記王制曰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腊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府史賈胥徒有無多寡各稱其任

雜說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賈胥徒乃庶人之在官者皆禄於公上其數不可以一端備所以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與夫御史掌贊

書其史則衆甸師掌耕王籍其徒則多庖人之賈有八職幣之賈有四外是則角人之類有府無史眡祲之類有史無府醫師之類有徒無胥鄉大夫之類無府史賈胥徒不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庶子女酒女漿之不同蓋聖人設法豈有私意哉大抵其職或有或無或多或寡各稱其任而已

士多府史少

牛弘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何也炫曰古人

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府史與徒多寡皆得其宜後世則無撙節

官制云六官之中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一官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蓋御史掌贊書其史則衆猶甸師掌耕耨王籍獻人掌以時獻為

梁其徒則多也大抵先王之於吏員宜少者不過增之而使多宜多者不過減之而使少故方其宜少也雖大宰之史不過三十人及其宜多也則以御史之官而史至於百有二十人豈若後世之吏上自朝廷下至郡縣一切無撙節而徒使公私俱病也哉

官名

六卿非取天地四時為名蓋欲欽承天道

雜說或問六卿取天地四時以別稱號非也五行命

官自四叔以來未之有改堯以四子配四時而羲和二伯總歲之成舜之九官雖不槩見禹水益火稷穀益依六府之序仲康中興首征羲和世儒惑焉彼殆以為若後世星官歷祝云爾先王欽承天道對時育物大臣實輔相之如之何而不重其責也鯀汩水性刑用極典小雅譏刺日食山川之變本之卿士榖洛鬬而大子晉歸咎於執政史墨亦云水官棄矣物乃不育古之責公卿益如此周衰天理之學不明燮亮

失道秦之月令特為具文漢初有中謁者四人各職四時益亦不曰公卿之任太史公所謂近乎卜祝之間主上優俳畜之者和同天人之際豈其然乎

王者奉天建官故有天地四時之職

程氏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存其畧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後世官秩紊亂職業廢弛太平之功所以未至也

六官惟大宰宗伯不言司

䟽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言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羣職大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周官命名各從其類

周禮之内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為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者諸稱人者若輪人

車人腊人鱉人之類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馮相氏保章氏之類族有世業亦以氏名官若桃氏為劍築氏為削之類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典婦功典絲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歲職内職幣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暫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

次張之類二則掌徵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己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己造廢壞則脩之而已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是逐事立名以義詮之可曉也

官有常名有異名

陳氏禮書曰古者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

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屬之以連帥屬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領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連屬卒州以連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苟有其人則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苟非其人則事廢詩曰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是也然周禮伯皆稱牧者葢自内言之則屈於二伯故

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

官序

周禮序官之法有二

䟽曰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之事膳夫庖人外内饔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

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為次第故宮正之等士官為前內宰等大夫官為後也

周禮序官於前列法於後

中義云天地四時之官各列其屬之秩數于前者周之制令也其員之多寡官之隆殺皆與事稱不可以損益也然後禮樂政刑行而不悖焉若其所掌之法則周之勅令也故列之於後焉

官屬

六卿官屬錯綜互見事必相關

雜說太史而下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宜屬於天官而乃屬於春官司勲掌六鄉之賞地宜屬於地官而乃屬於夏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於春官而乃屬於秋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宰夫既已掌之則大僕而下宜屬於天官今乃屬於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而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於天官今

乃屬於夏官地官掌郊圻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
封疆分州里司徒旣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
乃屬於夏官如理財事自大府至掌皮盡隷於天官
則凡財用宜若悉領於冢宰而泉府廩人倉人乃見
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而悉領於
冢宰至於外朝百官之廩禄府史胥徒之稍食畨上
宿衛之廩給其費甚廣而外內朝之冗食亦見於地
官稾人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旣屬於

天官司服掌外朝之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官則屬於禮官如各得以自用其財而不關於冢宰是猶本朝三司使以河渠案付之都水監甲冑案付之軍器監政恐無以撙節之先王之設官分職錯綜互見事必相關往往舉事六官皆在職焉此最設官之善意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

名季孫夫子為司馬叔孫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不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諸侯之國惟三卿一人受賜而三卿皆與焉從周法也後世設官不與古同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茲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能相撙節而廢曠始多乃知周官之深意

六官之屬各六十舉其成數

雜說六官之屬各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

二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也考工記官凡三十而輈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車為多故也

官長

六官之中又各有長兼有以卑而統尊

雜說六卿為六官之長每官中又各有長若大府治藏之長司市市官之長大司樂樂官之長司甲兵戈盾

官之長如此之類其事甚多又且如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已下獸人等中士甸師乃是下士大史史官之長已下内史中大夫大史是下大夫　雜説周禮甸師下士也得為獸人中士之長大史下大夫得為内史中大夫之長無其間以卑而統尊極有深意存乎其間如前漢元封五年置部刺史秩六百石二千石不法皆得以六條察之

官聯

六官互相聯屬須相參看方見

雜說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所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荒政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然可見且如散利須是攷大府内府外府凡掌財賦之官所藏可以見且如薄征須是攷九職九賦九貢可以見薄征且如緩刑須是攷司寇所掌之刑方始見得緩刑自此以後莫不然互相關通小宰有官府之六聯須相參看方可

唐虞成周之官分職聯事漢唐之世職位紊亂

雜說制官之法職不分則紊亂無統事不聯則審察不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敗事如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舉足運雖各有所司而血氣脉理之相通而無扞格故能安樂而無危闗節之間一毫阻滯則病隨作矣唐虞之時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紀序條目不相侵紊彼羲和掌四時之政於四方國有大政得與內朝更相叅議至於司空總齊百揆理固宜然而臯陶刑政官得以陳謨與啟沃之事伯益農

官得以賛禹與師旅之事后夔樂官得以教胄子與教導之事典謨簡古其事不詳意亦可見若夫周官六典其詳可得而聞矣葢其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各司其司各職其職内外大小莫不專一此乃其官職當然耳而其官府之有聯以合邦治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事六官皆得叅議焉大宰兼統六典即唐虞司空之任也然司徒掌教起徒役則肄之司馬掌兵論官材則肄之大宗伯掌禮

教導學校之事亦肄之非特此也在內則為六卿在外則為六鄉之大夫國家有警則為六軍之將益見當時制官關節脉理未嘗不相通如此漢興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南軍雖掌於太尉而兵不在焉四方章奏雖上於御史大夫而生殺予奪之權不在焉惟宰相兼軍國之權故漢世宰相之權甚重以其無所不統也九卿各率其職雖散而不相屬然有議論下而博士之微猶得叅議凡有詔令御史大夫下相國相

國下諸侯王御史中丞執法下郡守故外内無扞格
凡有政事御史中丞司隷校尉得以糾舉百寮丞相
司直亦得察舉丞相不法故上下無壅蔽甚者宿衛
小臣亦得使之參議朝事至武帝之末既分丞相官
屬為二丞相之權漢人不置太尉大將軍掌兵因得
以自便是故霍光以大將軍盡兼軍國事因冠以司
馬尚書之號朝廷大事盡歸一人廢立之變丞相不
知何望於事之交相議論也唐世任官之法雖職事

相聯屬而又名位不正權柄不出於一人各以私意行乎其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葢唐初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六部各以其職事故小大不紊以天下之事三省之長相與議論六部亦為之叅議焉奈何以宰相品位崇重不欲輕以授人常以他官居其職如吏部如秘書監如太子詹事等皆非宰相職三省之長無人焉資望之淺而兩不相服權柄分而智術任雖求以通之乃所以不通也君子反覆漢唐之事乃

知建官之制其名位之不紊權柄之不移職分統而情意交通者自唐虞以來惟成周知之矣讀大宰者可不深考

六官相聯舉事又有逐官屬中各相聯處

雜說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夏官也屨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辟又涖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

附於刑者歸于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頒旗物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齋于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其大要如此又有逐官屬中各自相聯處皆不可盡舉可以類推也

兼官

冢宰兼三公三公兼冢宰

胡康侯曰春秋書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

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無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三公兼六卿

東萊曰賈氏正義云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

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可離非道也

不特三公兼官羣有司亦兼

雜說禹以司空兼百揆周公以冢宰兼太師太史司寇蘇公以公爵兼司寇司寇又兼太史史佚為成王太史而使作策是太史又兼內史畢公以太師保釐

東郊而召公太保率西方諸侯是二伯兼鄉老古人官不必備惟其人豈特三公哉

周官自三公至府史胥徒皆是兼攝

太平經國書云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凡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史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無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葢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治則四

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二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而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葢一人之身而兼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官

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

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
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
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意其必相
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其
數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
俱無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無專官行事勢
宜多而不宜省則獻人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
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矣

六官府史胥徒只食一萬九千夫自可給不為冗況無權在外

太平經國書或曰徒即今之當直騶從也胥即今貼司也史即今掌文書者府即今架閣主管守籍者以太宰一官論之自太宰至宰夫卿一中大夫二下大夫四上士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官若是其衆只用徒百二十人不知如何用得過了可以得一一使令何也又不知一項是何等人抑不知於何處發調

耶抑吏沓耶抑長充耶若發調則何處而發調若祿
食何處而取給其隷於官耶抑免其家徭役耶抑不
免耶詳考五官之屬合管卿幾人大夫幾人上士中
士下士幾人府史胥徒若干以周之時財賦經費若
此而官屬乃如是之多殆不免有冗官之患矣故杜
佑作通典亦云成周之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其廣若是多耶若一從其數則所入不足以供所費
設或不然缺一官而廢一事將又不可也曰府史胥

徒益九職中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以天官考之凡二千六百九人奄人閽人内豎等六十四人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奚等共一千一十六人總食禄者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關司門等不可考者尚三千餘人以天官為凖通以三千六百人為額不限以羨攝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可賦田則給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禄其禄以百畒為差孟子曰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畒百畒之糞上農夫食九人至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則庶人在官之禄凡五等也今通以百畒為限則食禄一萬九千八百夫王畿千里之内提封百萬井十一以供税則所入無限而以一萬九千八百夫田之禄以給庶人在官者何患不能足哉而况於無權者乎又况關市有税山林川澤有税四方諸侯歲貢無限以之供郊廟賔客之費盖甚優

矣或者疑其不能給殆未深考也何以言之百萬井之田為井九百萬夫井稅一夫則入於公者九十萬夫除其山林城池苑囿三分之二則収田稅六萬四千井為田五萬六千六百夫除其府史胥徒之食尚餘三萬七千以下夫也

古者公卿統六鄉後世公卿不統州縣而州縣自給

雜說自鄉老以至比長皆六鄉之官古者羲和仲叔分為四岳朝有大議必咨焉命之曰師錫於是乎取

則寰內每隸所掌夏書六事出將益鄉一卿周制三公下統二鄉而六卿各治其一以倡九牧考之詩書周公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益二伯兼鄉老者方叔涖中邦之帥則卿為鄉大夫者與春秋傳宋工師令卿而司徒令遂管仲為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將其五雖損益非古而列國孤卿亦主鄉事此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也自秦置守郡自為監而內史獨治京師漢興省郡監遣使分刺諸州尚放岳伯之

意然内史如故武帝外置刺史各掌一官功别三輔而特置司隷以察之由是郡國不隷公卿而京兆尹至㓜宰相東都之季州牧益重劉虞就拜太尉益以三公寵方鎮魏晉以來上相乃兼督州事下同藩臣失古意矣

周官職雖備事則兼攝

雜説六官大數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數不止此而已也以天官攷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

官除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
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畧以春夏秋官
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其間
兼攝必相半矣何者先王因事而命官作史者因官
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
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
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由
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

有舉其大畧而言則士訓誦訓無它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之類止徵一物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田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逺方民來則用懷方氏先王豈以禄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後用之哉亦於臨事則兼攝爾盟府命士也而太師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職不可廢故各

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爾又六卿每卿內治一宮外兼一卿而周官每卿卿一人每宮卿二人若是者皆非實事也齊桓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為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書司右屬司士皆古制也雜說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祗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朝之官殆不遠過夏商而先儒謂三百六十職事有其官官有

其人所謂卿大夫之數截然不可易故後人疑周官之冗是不知兼攝之義也存其職事之名以為天子備官耳

官有特置亦有兼攝

雜說諸侯之上大夫卿者以上大夫為卿也周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為卿非特諸侯然也葢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

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
小不可兼掌若蟈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所拘
哉亦惟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
主掌者言之也威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
置者言之也

諸侯入兼王朝官

雜說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而國人榮之王奪鄭
伯卿士而不朝至滕侯自以為我周之卜正見得諸

侯入兼王朝官則以為重如此

虞周兼官

李方子曰臯陶刑官也而以教祗德伯夷禮官也而折民惟刑周公三公也而下兼冢宰之職仲山甫宰相也而兼任喉舌之司

世臣

雜説世臣之説自三代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始曰象賢世美皆一世之選葢伊尹之後有伊陟巫

咸之後有亞賢太公之後有吕伋所以扶持國家者未嘗不頼之也至春秋之時世臣之説遂變而為世官是以三家世為魯卿六卿世為晉軍田氏專齊𡨋氏專衛益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故使舊族淪喪殆盡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瑕禽所謂七世從王今皆為單門圭竇世官淪喪一至於此此無他世官之禍熾故世臣之説廢也加之春秋以後三家併晉田氏併齊時君世主力剗此

事一時所用盡皆新進傾巧朝夕之人卿時所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他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君不自信其臣而取之他國之人世臣貴戚危不自保而匹夫徒手敢相傾奪范睢蔡澤攙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此豈非懲於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益嘗論之孟子親見當時禄去公室政在私家之禍自夫人觀之豈敢復以世臣為論然孟子與齊宣王論故國必曰有世臣者益世族

淪喪士大夫無自保之意今日不用於秦則明日又傾而之楚天下務以傾巧相奪而國家無所憑藉孟子深察乎此故汲汲於告宣王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孟子之意以為不得已而用疏遠之人當詳其賢否若傾巧相奪之人宜勿用也不獨此也如論人君不當視臣如犬馬草芥其意可知矣惜乎孟子之說不行而秦人益甚身為天子而子弟為匹夫況於立功之人乎是以

匹夫横行三代末之有而秦始有也漢懲此弊封建五侯子孫世襲及後嗣漸至黜削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哀平之世功臣子孫生為庸隷死填溝壑班氏所謂王莽知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生其姦心無所忌憚者此也孟子之論非深於治亂之勢者何以知此王通曰周之封建諸侯有社稷焉漢之郡縣牧守有子孫焉亦孟子之意

官必世守欲吏民相知以心

李太伯曰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先王建官必世守之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姓號倉氏庫氏是也然則古之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

未嘗知民心民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舍民視所屬如過客官何以脩衆何以服哉　胡康侯曰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單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敵國侵陵國家傾廢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或曰世卿非禮當衰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

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封建

古人封建内外無輕重之偏

東萊曰古者封建諸侯非不得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之時尚千七八百國豈皆不得已哉封建之法極好古者内諸侯禄外諸侯嗣内外既無輕重而又常出入迭為之古者列國之卿命於天子而諸侯每歲貢士以貢士之賢否為賞罰或益爵或

削地夫天子之卿既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之士又在京師豈非封建之良法哉後魏徙都洛而舊人皆在鄴北不得為京師京官終身遷轉不過白直終成六鎮之亂此不知内外之勢者也唐藩鎮之禍亦以節度皆得自辟置烏重胤到河陽未幾月而石洪溫造之徒盡為羅之而韓昌黎且在董晉幕下此皆不知古人貢士之意若依古封建豈有弊哉　胡仁仲曰古者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

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廵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

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狩述職之禮廢而上下之
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
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
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隐
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故
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
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

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之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禍矣甚哉秦皇李斯君臣之不仁也除封建廢帝王明德之裔絶公侯名臣之世郡縣天下欲私專其利也夫諸侯之興自生民之始黄帝之際有未如制者則不可知然

天運方泰及禹平水土同九州分五服齊之以長道之以師公侯伯子男各有定制無得踰越者矣夏商之季天下紛亂湯武起而治之閒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未聞縱釋强大諸侯而不裁正之也謹以天下之圖按之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先王之制州建二百一十國則九州千八百國之君乃自古諸侯之本數也而塗山之會稱萬國者猶周王八百國之君而云撫萬邦也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封建諸侯仁政之大者也秦人專利除封建郡縣天下天運方否自是而後聖人之道不行人君莫不蓄獨擅天下之心故襲用郡縣之制而不能革也吁一蓄獨擅天下之心已亡王道之本修德用賢力行善政差可不大亂而已豈有三王之至治哉天下之大不與天下共一人不好善則天下之賢材盡廢寇盜蠭起外患憑陵所至如隄潰河決殺人盈天下郡守縣令莫之能禦也而國隨以亡譬如人之死於鋒

刄壓於岩石溺於風濤非天命之正者忠臣痛焉故周之建國自后稷也商之傳世逮桀宋也夏杞有後至楚悼王而後息也是三代者經歴變故而宗廟血食咸二千餘年豈若秦隋卒暴漢唐亡則絶世乎有天下者盍監秦否而傾諸

周禮集說凡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集說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周禮集說卷一

總論

天官

論看天官須是襟懷洪大

横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益其規模甚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天官之職非大其心者不能為

晦庵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冡宰内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葉賀孫

天官一篇人主正心誠意之學

晦庵曰周禮天官冡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

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

周公以侍御近臣與三宅同説近臣關係君之身心最切周官謹内朝亦此意

雜説周公率百官以戒成王任人牧夫凖人固是係天下安危若綴衣虎賁侍御僕臣何故與三宅同説大抵外朝之臣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而不敢褻近惟此等人朝夕相

與居若有彼諒直之人出入起居陰化潛移可到聖賢地位若有彼讒諂面諛之人朝夕相處定是失德何故此等人位最賤職最親其係于人主身上最切是故善論治者必本於人主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共處蓋人君莫重於左右所與處者推此則天官一官可以見周公格心之事業永嘉陳君舉曰凡饔飱田䍐薪蒸之事醫藥之事酒漿之事幄帟次舍之事甚卑冗也甚煩辱也必用命士

必皆領於冢宰若夫宿衛非宫正之羣吏則宫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戺皆冕衣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誠以大臣進見有節敷奏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為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所自考課茍非命士則簡除考課不出於朝

廷其進雜而羣枉至矣故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
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此其
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
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牟伋益宿衛國
子也他日能為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覲而善
之益多其後詩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
允膳夫蹶維趣馬𬯀妻煽方處以是數人者皆相從
於女謁者也由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則太

子見德而成王為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作自后世子賢否係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不謹乎

宿衛服膳侍御之人最關人主心術

東萊曰人徒見内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也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為賤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

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吉奢靡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至無不究極是以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

也

太宰領王之膳服嬪御

朱晦庵曰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葢天下之事無重於此答潘恭叔

王后之庖膳衣裘有司不敢會故領於太宰

陳君舉曰庖事酒事衣裘之事唯王及后有司不敢會既不會矣而必領於大臣何也彼賤有司誠不宜以苛細課校至尊唯大臣以道佐人主獨得與人主

可否是非故領之夫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就使無節歲費幾何方且嘉與大臣以自防檢庶幾過差不中九式之度雖有司不敢議而大臣盡規所以資啓沃成敬畏也

太平經國書云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大宰之法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為宜於勢則為順矣至於王宮之戒令則自有宫正宫伯掌之王内之政令則又有内宰以治之今而復預内事何也曰先王

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
薳宮正宮伯雖曰掌王宮然不過宮中徒役之事子
弟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
無所預內宰雖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
人與夫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
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
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
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兼掌

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内權雖分於二而揔於一自今攷之曰建邦之宫刑曰治王宫之正令曰憲禁於王宫曰令修宫中之職事此王宫也曰凡宫之糾禁則王宫后宫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宫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洒掃啟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宫禁之祕藏王宫庶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者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

矣自其掌后宫也則六宫六寢無王后之限九嬪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撼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大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小宰為始小宰之宫刑既已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大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

后宫之政皆屬大宰漢内治不聽於公卿所以多亂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

矣后妃母儀天下而慊慊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

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

其職奉上所以共賓祭蕃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

遐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得

則中夜不寢輾轉嘆息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鼓鍾

之奉與之偕樂而後無慊后得如此則宫掖之政一

以聽之所為奚不可者今乃內小臣而下凡閹官九嬪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禄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禀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掌治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為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葢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闥而方較是非於紊亂之後爭予奪於縱弛之餘抑末矣漢大尉

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近臣葢内治不聽於公卿久矣無怪乎後世之多亂也

大宰統宫闈之事

朱晦庵曰五峯以為周禮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冡宰却管甚宫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説它亦是懲

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在至若女祝掌凡内禱祠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得有哉

大宰兼統六卿事權歸一

東萊曰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職之中又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令職職而考之大史内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政則在於

大宰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大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稾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

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豈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

天官統六卿兼把握天子左右親近之臣

雜說大宰兼行六卿之事故自宰夫下六十官之內

其所職掌有係司徒之事者有係宗伯之事者或出於司馬之職或關於司寇之刑凡係乎王之心術與國家之理亂興衰者雖散在六卿不盡歸冢宰而其要者則已皆總攬之矣大抵周公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之人自宫正已下是王宫之宿衛自膳夫已下是王之庖膳自醫師已下是王之藥餌自酒正已下是王之酒肴醯醢自宫人已下是王之寢處供帳自大府已下是國家經用王之玩好及賜予袁

服自内宰已下是王之后宫總看来第一項是宿衛之人二項是供奉之人三項是出納財用之人四項是宫中使令之人此數項人周官所以把握者何也其為親近天子易以褻狎内有宦者及女奚女酒等人他卿未必能制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士大夫為之故當人主宴私玩狎之際必因事進諫如泠州鳩内史過之諫是也自秦而始用宦者為之大臣莫敢誰何故周之冢宰所以兼行六卿事不為

無意也

晦庵曰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提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閽寺宮嬪醢醤魚鹽之屬無不領之

冢宰下兼六卿事統内外是以君心無所蠧後世相權分而體統失自漢文武始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而

不在已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
在羣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
取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
而不可收拾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
禄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
致於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於有輕殺大臣之
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盖如此若
昔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

親羣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於其已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為嫌而人主不以為專也每讀天官治典而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歎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盖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

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脉理猶為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玉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𡢃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冡宰焉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禄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

孰大於此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内庭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擁虛名於百官之上而為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故備矣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内人主惟意所欲為而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於法度之外於是亂萌禍基四面併

起而天下已不可為矣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禄衛尉之任光禄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大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内侯騎都尉之爵至及

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大僕之司至又分為殿中省為内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詛之風閽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掃灑縫染非賤職也而幄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横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

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形獄問陳平而類以為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

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為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此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為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為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

聽訐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議於內
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此豈
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
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
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
至於四曹之置而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
書始表裏為姦矣究論至此則天官一屬橫流紛錯
無復上下之名分外内之統攝其所由來久矣後世

如欲復古以為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

成周官制内外一體漢初猶得相統自武帝後始不相聯屬而東漢為尤甚

太平經國書曰或問周官之制内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内外庭之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

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按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私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益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

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黄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官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廐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内也内領

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内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内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爾高帝之御

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入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為之事見申屠嘉傳并百官表一自武帝晚年宴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

矣石顯傳既以中書居中而管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内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知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内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内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内朝而併奪丞相御

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
至内庭且不復預内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
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
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内
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
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椽吏
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内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
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數見言事是以霍山

方秉樞機相乃訟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姦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内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任委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踈外庭而親内庭矣捨大臣而近

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後參用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熏腐之餘矣桓靈之季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

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得以至此極也益嘗觀之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臣不領

於大臣也而宫正宫伯之官遂去而為光禄勲之任光禄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内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所與聞則漢鴻臚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閨闥國

命寄之刑人或享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
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救其禍反至於殺
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大宰
之所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大宰而兼掌其事
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而下其治
亂盛衰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
為治之大原

漢自武帝置加官宰相不得統内朝

太平經國書曰成周時有三朝燕朝內朝外朝漢興彷彿古意只是周昌燕入奏事與樊噲排闥直入便見內朝未有隔絕此是未帶加官時文景之後無復此矣自武帝置加官分內外朝如侍中中常侍給事中列侯將軍郎中皆帶加官得入內朝丞相無加官所以在外朝衛青以大將軍得加官故得出入禁闥上嘗踞廁見之則李莊趙石之徒無緣得入只在外朝然霍光為大將軍在內車千秋為丞相在外輔導

幼主猶得以並受遺詔至於楊敞為相大將軍廢立
內朝議定乃使人告丞相丞相疎遠莫此為甚

周官沿革

冡宰一官後世分而為六

官制曰冡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分收拾宰
夫之職分而為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為尚書
中書省按宰夫之職叙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羣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親近於天子至於冡宰所以分領章奏內宣報誥此即是漢尚書職事也然兩漢尚書其見於表志

皆屬於少府何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
文書號曰尚書漢則因之蓋漢時宰相御史大夫在
外不可至内廷遂亦置尚書侍中主公卿四方章奏
自武帝游宴内廷不出遂罷尚書官而用宦者主中
書為中書謁者令以平尚書事天下事盡歸中書至
武帝之末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尚書權
甚重宣帝中興因許伯白去副封以杜壅蔽當是時
尚書之權復歸中書自是以後漢嘗置領尚書事之
官而中書實執其權成帝罷中書宦者皆復歸尚書
尚書之權至於此而復重矣東漢之世遂省中謁者
令官而尚書之官則如西漢之舊而稍肅其曹每曹
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凡奏議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
事而已此外又有領尚書事遂以為常法宰夫之職
在西漢則分為尚書中書迭相輕重在東漢則有尚
書無中書自此以降魏則始置中書省宋則始置中
書省銓選書判中書為重尚書為輕永康則尚書中

書輕重起伏祥符則奏擶之事盡入中書尚書聽命而已省職至庶司皆並立輕重相倫遂為常法此是大宰一項官出去矣宮正宮伯之職分而為光禄勲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滅門下省職宮正宮伯从而為光禄勲衛尉光禄勲掌郎衛即宮伯之職也衛尉掌兵衛即宮正之職也然兵衛但調發之於外更番以充宿衛爾至於郎衛之官若三署以下無非卿大夫貴游之子矣此皆人主之所褻狎最易以遷轉者且如西漢百官表所載加官不曾有員數亦不曾各設為官司只是加與光禄勲衛尉下面許多屬官到東漢時光禄乃自別為三司如五官中郎將左右司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羽林左右監則以職屬光禄勲至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侍郎謁者則文屬光禄勲纔說文屬便見別為二司此正緣是五

官中郎將至羽林左右監皆是外朝執戟宿衛之人所以職屬若奉車都尉至常侍郎謁者却與人主在裏面謀議所以文屬光禄勲既别為二司矣而向來所加一項官又自各設為官司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侍中給事中諫議大夫等官又自别為門下省許多繫要自為一司不在九卿之數至其極也遂為宰相此無他只是當時為天子親官為天子所親所以權重至此是大宰第二項官出去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鼈烹炮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冪幄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内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大司農按少府一項官自秦有之當時何故置此官正緣周

時冢宰制國用及是人主飲膳衣服宮中合用等物既關由於大府而冢宰又皆得以撙節之人主不得自由故秦以山澤陂池之入自做天子禁錢令置少府東漢光武時將少府禁錢改屬司農自好何故都做不行只緣少府許多官司合有內庭支用處只取之大司農大司農不能盡應其求所以桓靈之君常嘆天子無私財於是開鴻臚賣爵後園自為私庫使宦者掌之章和以後宦者稍廣無有能制之者齊梁以來少府許多官遂改屬門下省煬帝時又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一項既在內庭外庭更無緣得知此是大宰第三項官出去矣

自內宰至司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大長秋只冢宰一官自分而為六矣

按西漢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屬有家丞率更家令等漢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

秋大長秋皇后卿也本名將行景帝更為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宫命中宫出則從

到得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官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宫人掌舍而下盡收入修内司自玉府内府而下盡収入内藏庫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宫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在内以周禮通典攷之大略可見矣

秦分冢宰之職欲奪其權西漢丞相不統九卿東漢九

卿遂居輔相

雜說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而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秦人惡其權重於是分冢宰之職為數四而取餘卿之屬若不相關者而別立大司馬冢宰之職有宮正宮伯秦改為郎中令衛尉大府而下改為少府大農內宰所掌改為大長秋取出大史別立御史大夫取出大僕別立一司取出大行人別立典客自是丞相奉行文書而九卿因亦失職原其改周制之意不過欲

奪冢宰六卿之權耳而九卿亦不得行其職大抵天下之事無小大皆决於上而小臣趙高之信任者即得以執其權漢承秦舊無所因革彼見周有三公又有六卿於是有丞相御史實不行九卿之事不知此乃秦人之私意安足用也雖然漢法之所以無改於秦者在於丞相不統九卿而其所以賢於秦者以丞相九卿各得行其職也自東漢以後不惟丞相失職而九卿亦失職矣不惟九卿失職而已而九卿之屬

遂居輔相之職

天官六十屬序官之意

疏曰自宮正以下至夏采六十屬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為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以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膳也自酒正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

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大府至掌皮並是府藏會計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内宰至屨人陳后夫人以下内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

天官之屬皆徵官以天官得以臨制而無逼上之患

雜說周禮天官一書皆徵官而為中大夫者無幾蓋

其事雖切其職則微使天官得以臨制之也以卑官

近人主則無逼上之患漢之九卿所以終不能制內

庭而其職遂分者以周之三公尚以微官隸之恐不

足以壓鎮之况九卿乎

大宰制國用後世離為數司紛不可考

雜說古者大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夫財用冢宰制出

司徒制入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為非已任則均節

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葢經用屬司農禁錢屬少府會

計屬尚書郎廩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紊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改大司農之平准為中准列為内署而取少府之掌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别作監悉用奄人主之而二卿之職又分魏置度支尚書而户部自此始梁置太府而太府卿自此始盖離析為數司矣其他如倉人至魏為倉部膳夫至北齊為膳部内府至魏為金部而尚食諸官别

入殿中監暴染諸官別入少府監大官別有光祿供帳別入衛尉凡周禮之節比聯者紛不可考矣

司徒斂財惟貨幣畢入於冢宰之府

雜說凡賦皆司徒斂之穀粟角羽茶炭則掌之於其屬唯貨幣畢入於冢宰之府蓋凡百官府之祿各從其長均之宮正則均凡在宮之人內宰則均凡在內之人故大府授式法而各分給之其餘則即藏焉而不必輸達若貨幣易輸則多姦必冢宰之屬親授受

之亦可以見財分職而不相辭制國用有要而不煩供賦者亦不難為力矣

冢宰掌府庫司徒掌倉廩

雜說天官大府而下地官廩人而下皆掌錢穀而兩項分屬冢宰似難相統蓋財用府庫皆由天官若錢穀等物固生於地以此供入朝廷耳倉廩到處有難一體以宰相統之

總論

春官

儀與禮不同

左傳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昬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

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内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為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

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禮文制度以昭君德

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徳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古者禮有等差莫敢踰僭後世禮制不修遂無定分

程明道曰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

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心名數不足以區别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豈有止息者哉

陳氏禮書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宫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禮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儀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騁無

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表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由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

之知禮者葢亦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大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傳咸極論於晉時而詘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由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其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任之

則禮之事終不能行此羆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禮者在於愛敬

袁宏曰禮也者在於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暢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為之節文而宜於禮物於是有尊卑親疎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伸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

樂音可以見民之情性

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啴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身心皆正而后可以作樂

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

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者人情所不免先王以雅頌之聲道之不至於亂

樂記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静人之道也聲音動静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

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周濂溪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

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宣暢民之和心

周濂溪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

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永叔曰禮樂之制盛於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
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
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
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
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
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年禮
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

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其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闕學者

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别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革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吕黄鍾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

綱領

夏官

兵不可去

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司馬雖掌兵軍旅大事五官皆與

雜說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於社

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令大臣相康王方是時親掌

兵者大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呂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見矣此周公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綱領

秋官

禮樂刑政所以同民心出治道

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用刑當盡心不可輕易

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輪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法不可輕制

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疑於

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則徵其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

龜山楊氏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而王道成矣先王非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

古人化民以德而不忍用刑後世則專用刑而不以德

鄭景望曰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雖設而聖人常有置而不用之意不幸而施於一人亦遲回慘愴不忍

是人之獨入吾刑也而况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法夫其遷之也盖别其頑弗友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薫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汙染之習使枉者終以直惡者卒以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北三苗周遷商頑民相去千餘載間其道盖出於一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復有此政矣惟峻刀鋸厲斧鉞熟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忿至羣聚而勦之舉城邑而屠之餘忿猶未

平曰是草木鳥獸之不若必將根薙而種獮之斯亦不仁甚矣夫以一性之善豈有不可化之理天爲民而立君亦曰使無失其性彼冥然無知頑然不可訓者豈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聖人於天下之惡所以不敢怨疾而致其哀矜善救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救不人之禍也哉

先王用刑之意本欲生民

張南軒曰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

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況哀矜忠厚之意薫然存乎其間其為生意未嘗有間斷也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則亦為失所謂生道者矣

典獄之官係民生死須是無一毫私意

東萊曰大抵典獄之官民之死生係焉須是無一毫

私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民之死生天德所謂至公無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一个元善不可復加之命方可後世多以典獄為法家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乖氣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于治蓋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尊敬天理三德是或當用正直或當用剛克或當用柔克各得

其當若不敬天命為害所逼為利所誘用刑必差須是置禍福於度外專敬天命刑無不得其當則民有措手足此所以培養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收人心召和氣

雜說立政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慎周公到此又說獄者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以前說大抵事最重處只在獄故三代之得天下

只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獄不謹惟是於用獄之際養得一个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皐陶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孔子亦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至於無訟者其必有道矣周衰先王之意不傳而其法日壞故

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其情矣而繼之以哀矜而勿喜則反本之慮深忠厚惻怛所以涵養斯民者為如何哉嗟呼推是心也使之至於無訟可也

刑施於德教之所不及

黄氏曰先王之德使人畏而愛之畏之則寓於刑愛之則寓於教然而先王非欲使民畏之施於德教之不及而已

周禮集說卷一